那個爲弱者頂住的人

老父的膝關節炎犯了,周一我帶他去醫院檢查。老人家行走困難, 我們一步一挪地走到公交車站準備乘公交。通勤時段人多,老父腿腳又不靈便, 我們擠了三次才終于艱難地上車。悶罐一樣的公交車里, 我們倆被牢牢擠在門口動彈不得。老父不能長時間站立,不到一站地,就已大汗淋漓。我很急,想着到下一站就下車, 無論如何先找地方讓他坐會兒。不想,快到第二站時,我身邊的一個中年男人忽然驚慌地喊起來, 說他的錢包不見了。售票員確認了半天, 得知確實是在車上丟的,而且大家腳底下都沒有,便讓他報警,又招呼司機停車。車停了。男人掏出手機報警。然後我們就被告知,都不能下車,等警察來處理。這下車里炸了鍋,全車人都急了,七嘴八舌地說,上班要遲到了,趕不上火車了,好多急事等着辦呢……我更急, 眼看老父滿頭大汗要撐不住了。我們紛紛要求先下車, 但售票員態度堅決,說她既無權搜身,也無權開車門,只能請大家諒解。然後她一邊安撫大家,一邊號召附近的年輕人給老父讓個座。旁邊一個小伙子站了起來,老父費力地擠過去,總算坐下了。我長舒一口氣, 道謝後不再說話——就算說也沒人聽得見, 因爲幾十個人都在指責中年男人沒照看好自己的東西,躭誤了大家時間, 他一個人連累了一車人。那男人是個老實巴交的外鄉人, 穿一件破舊褪色的黃背心,皮膚粗糙黢黑,一看就是做體力活的。他被困在風暴中心,面紅耳赤、結結巴巴地用不太好懂的西北方言跟大家解釋,說昨天剛領的工錢,三千多塊錢不是小數目,都怪自己不小心, 對不起大家了。但急火攻心的乘客們根本聽不進他的解釋, 指責抱怨聲不絕于耳。

十分鐘了,還不見警察來。有人開始踹車門,有人說要跳窗戶出去,有人威脅說躭誤了事要讓丟錢包的男人賠償損失。這時,售票員大姐說話了,她說:“大家體諒一下,設身處地想一想,要是你辛辛苦苦幹一個月活,工資全丟了會是什么心情。人都不容易, 誰都有倒霉爲難的時候,今兒咱趕同一輛車上了,咱就該幫他分擔。人得有這點品德, 不能光考慮自己。今兒你替別人想, 明兒就有人替你想。”

被這么一說,乘客們安靜了許多,大聲指責漸漸變成小聲抱怨。很快,警察到了,趴在窗口跟丟錢包的男人交流,商量怎么處理。說了好一會兒都沒結果,人們又開始躁動,要求下車。還是售票員經驗豐富,她一邊安撫衆人,一邊號召大家再看看自己周圍,再找找那個錢包。結果,話音剛落,一個小姑娘就在車座底下發現了那個錢包。小姑娘單純,舉着錢包說:“是這個嗎?” 中年男人一看,激動得話都說不清了,一個勁地點頭說:“是我的,就是我的。”打開一看,錢一分沒少。事情圓滿解決,警察走了,車繼續開。

我和老父在醫院門口下了車。他問我:“剛纔的事你怎么看?” 我說:“大家早上都趕時間,很多人急躁可以理解,但大多數人都只想着自己,也確實讓人心寒。要不是售票員堅持原則,這錢包恐怕就找不回來了。”老父說:“所以關鍵時候, 就需要有人站在公義這邊,尤其是有決策權的人。他心里要有公道,別人再怎么非議,也要堅持頂住,不讓那些無辜、弱勢的人受傷害。”

王蒙以前說過,要是讓整個樓的人投票,表決是否把某家的電視搬走充公給大家看,那么可能除了那家人,全樓的人都會同意,但這顯然不公平。所以這種時候,就得有個說了算的人站出來主持公道,這個人太重要了。

當我們有決策權時,就必須爲了弱者而堅持原則。沉默很容易,順水推舟也容易,不分青紅皂白地去迎合自己的利益也容易,只是世界會因此壞下去。

文:李月亮

別讓父母在你面前變得小心翼翼

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,我的心是疼的。這是要逼着我們承認是虧欠父母的嗎?

打從出生的第一天開始,我們便被教育要尊老愛幼,所以怎么可能會做出這樣的事情。

我們似乎還記得,當我們把碗里的青菜小心翼翼地挑出來時,總會聽到媽媽如河東獅吼一樣的聲音冲我們喊道:“老師沒教過你不能挑食嗎?不吃青菜會生病的。”

然後,根本無視我們一副哀求的神情,將整碗的青菜放到我們面前,如將軍命令士兵一般地說道:“今天你不把這些青菜吃了,就不許睡覺。”

可是不知從何時開始, 畫風逐漸成了這樣:當我們不在的時候,父母飯桌上的菜不會超過兩個。可我們一回去,他們瞬間便化身爲神廚,巴不得將菜市場里所有的菜都弄回家里, 又是做魚,又是做鷄。擺滿了一桌子,生怕有我們不喜歡的。

“你不喜歡吃西藍花,總說它是生的,這個媽吃,你吃這個……”一邊說,還一邊將她面前的糖醋排骨和你面前的西藍花調了過來。可還沒動

筷子,我們便說:“媽!我在減肥,不吃肉的。”第二天,飯桌上便是一片綠色。

我們或許沒有發現,曾幾何時,我們的父母變得很聽我們的話了,就如同我們兒時聽他們的話一般。

長大的我們,漸漸地從士兵變成了將軍。在父母推開我們房門時,會對着他們喊道:“你們不知道進屋前要先敲門嗎?” 在無數次打電話問我們什么時候可以下班時,本來就已經加班到冒火的我們, 會不耐煩地對着他們說:“從 7 點到現在, 你都打了五次電話了。你還讓不讓我做事情!我不是小孩子了,不會走丟的,你不要一會兒一個電話,好不好!”

這是病,得治,知道嗎?

小的時候,我們敢這樣對父母說話嗎?他們讓我們做什么,我們都不敢吭聲,立馬執行。可是現在,我們長大了,獨立了,倒變成他們在我們面前小心翼翼、不敢吱聲了。

父母其實也挺可憐,年輕時爲家庭打拼, 兒子長大了, 自己也慢慢蒼老。害怕孤獨重親情的他們,開始擔心自己哪里不對,會讓本來壓力就大的兒女不高興了。於是他們開始變得小心翼翼,對我們說話的語氣從最開始的命令, 到現在的商量或者徵求, 更或者有些討好。

其實只是因爲他們覺得自己已經老去, 無力再保護我們。害怕失去我們對他們的依賴, 從而轉身依賴我們。

從另外一個朋友那里聽到的話,更讓我感觸。

她說不知道父母什么時候,竟然學會了怎么用 QQ 和微信,而且還加了她好友。要不是有一次她在說說上說想吃,老家的肉丸子瞭,然後第二天一下班便見母親風塵僕僕地站在自己家門口,懷里還像寶貝似的抱着一盒肉丸子。她都不知道她們竟然是好友,朋友當時很生氣,並沒有問大字不識一個的父母,是怎樣學會用 QQ 和微信。而是覺得他們是在監控自己的生活。她說,她至今都還記得當她大聲質問,他們幹嗎要偷偷加她爲好友時,母親像一個做錯事的小孩子一樣說道: 只是想多看看她的相片,想多知道她的生活。然後慌亂地,小心翼翼對她說,如果她不喜歡,他們馬上就刪掉。

朋友說,當時她心里愧疚得都想自己撞墻死算了。

我們並不是惡人,也不是不懂孝道,可是,我們爲什么還是會這樣呢?

那是因爲, 我們的思想和個人都在變大變強,我們從之前的弱勢地位變成了強勢。我們總是不經意,沒意識地去說了那些話,做了那些事。

可是我們不明白的是, 當年的我們還小,終有一天會變大變強, 而現在的父母只會越來越老,越來越弱。

所以,請收起你的那些不經意,別讓你的父母在你面前變得小心翼翼。

中年衰與盛

我不久前回國, 一位昔日的好友半開玩笑半認眞地問我:“你改變主意啦?”

“改變什么主意?”我被問得莫名其妙。

“當初你不是說,活到 50 歲就自殺?”

朋友記得沒錯,80 年代我讀書的時候確實這樣說過,而且不止一次。想來那時自己的腰圍只有二尺一, 俊俏不輸小虎隊, 享受着青春和生理的燃燒, 距離衰老還太遠, 遠得從未具體地去想。

到了現在這個年齡, 我必須承認身體功能走下坡路的事實,也明白焦慮于事無補。應對生理的衰,該採用心理的盛。鮑勃·迪倫缺席諾貝爾獎頒獎典禮,摯友、搖滾桂冠詩人帕蒂·史密斯代爲領獎, 演唱了鮑勃·迪倫的經典名曲《暴雨將至》。演唱中她一度忘詞,請求道:“對不起,我太緊張了,我們可以重新來過這段嗎?”台下掌聲雷動。

看第一遍時,我的鼻子酸了。後來連看數遍,我哭得淚流滿面。中年之後, 我大概從來沒這樣哭過。並不是傷感,而是感動。我感動于 70 歲的歌者始終如一的眞誠, 見證了努力成長賦予年齡以如此的美好。這種鎮定與羞澀、坦然與緊張、自信與敬畏的複雜氣質凝聚成一種超越青春的力量, 這種力量只有在這樣的年齡才有資格擁有。

從浴缸里出來的時候, 我懷着強烈的渴望:鎮定地成長到帕蒂·史密斯的年齡,看自己的生命能沉澱下什么。

文:余澤民

人生得意須盡餐

我那走四方的工作,和必須走四方的年假,帶給我吃八方的口福。參加會議吃自助餐?不,我會溜出去,跟當地人到小館小店去,到城市深處去,到遊客難以駐足的地方去。

美食有幾大特徵:一、必不在五星級酒店;二、門臉必不起眼;三、本地人一定多,會排隊;四、便宜;五、多數地面黏滑,有口黑色的大鍋;六、夥計表情冷淡,絶不殷懃。

我走遍萬水千山,就是要找到土生土長的、充滿原生態的勃勃生機。而美食, 最能體現一個地方的風物人情,最能看出潛藏在民間的走心創意。

比如麵條,在北方,山西、河北,你就好好品嚐面本身的香氣;在河南,你就享受麵條安撫腸胃而氣味通竅的快意;在蘭州,你會感受到用蓬草灰和面後,那普普通通入口,然後來一個噴香的急轉彎;在新疆,那韌性十足、滑爽有力的素拉條,會讓你越戰越勇,有吃肉般的痛快。而南方不是小麥主産區,面的味道就退居二線了,我們吃的是澆頭。在上海必點葱油拌麵;在吳地要吃羅漢面、鱔片面;在福建、浙江沿海,必吃海鮮面;但要到了中部地區,便要吃辣到你咽喉的牛肉面、牛油面。

我在英國倫敦餃子館門口看到這樣一則廣告:“Dumpling,10 億人的選擇, 他們都錯了嗎?”極具煽動性!

對於吃飯簡單的老外,就一個詞 dumpling,包括咱們的包子、餃子、湯圓、餛飩……只要帶餡兒的都算。

我看着就搖頭,多數老外很難理解中國一方水土養一方 dumpling 的博大精深。

扁食,一種古語。在河北井陘的山溝里,就是餃子,白菜餡、香菇餡、扁豆餡等等。

而在福建莆田的海邊,就是燕皮餛飩,那種用榔頭敲敲敲,把豬肉加工成餛飩皮的帶着海鮮味的美食。

到了雲南騰冲,這種 dumpling 就是用他們本地産的巨大百合瓣包裹着肉餡蒸出來的。

這就是咱中國人的家常菜,吃後能不得意嗎?

有個男生問我,大學是去外地上好,還是去外國上好。

我想都不想說, 當然越遠越好。你在食堂才知道家里的廚房好,在外地無依無靠時才知道家里的飯菜香。

在海外,受傷最多的就是我的中國胃,時時渴望着家里的煙火味。無論多少外界的新鮮刺激,都治愈不了回到自己的房間後,沒有一碗米飯的煎熬。

我走到哪兒,都會說“隨便上, 我不挑食”。但對我嬌嫩的腸胃來說,它是很難伺候的——味精加多了、太涼了、太膩了、太不“中國”了,人就變得憂鬱,不開心。

我媽說,我的消化道有儒家風範——外圓內方。

表面無論多么入世,多么隨和,多么貪婪,內里都有強烈的取向,都要遵照質樸的家傳標準行事。

多數中國人都這樣。在英國的幾個月里,一個男同學每天起碼做一次西紅柿鷄蛋面。對這個河南人來說,什么比薩漢堡、炸魚薯條,對他都是一種傷害, 只有媽媽愛做的西紅柿鷄蛋面才是安慰他的良藥。每次看他不煩不膩,吃得香噴噴的樣子,我都深受感染。

去了那么多地方,走了那么遠的路,歷數身邊的旅伴,他們爲什么那么愛漂泊的感覺呢?

因爲想掙脫無趣的日常,想尋找新的愛情、新的故事、新的軌道;因爲想撫平職場、婚姻帶來的傷痕, 想用刺激的蹦極、滑翔、攀岩來轉換心境;因爲怕成井底之蛙,想獨自進入廣闊的天地, 體會全新的生活,等等。

說到底,他們向外求新求異,是爲了給自己空間,讓自己放鬆,給自己鼓勁。但是,最終,向外探求得越遠越遼闊,向內的皈依就越深越濃烈。大樹長得再高, 根還在故鄉。沒有根, 沒有媽媽的味道, 中國人受不了。

人生不如意,十之八九。

這時候就不如以吃來解決問題。那些充滿創造力的美味, 一路高歌猛進, 安慰我銜愁飲恨、含垢忍辱的唇舌,安慰我撕心裂肺般痛楚的胸腔,安慰我吞過黃連的食道,安慰我滿腹的愁腸,一個個被風刀霜劍刺過的器官,被依次按摩一遍。開懷、幸福、滿足,從心底涌起。很快,我就奪回元氣,滿血復活。

知己何處不相逢? 我喜歡結交不矜持、不做作、親切自然、愛吃且飯量大的朋友。因爲他們大多和我一樣,雖然軟弱,但有自己的快樂法門,關鍵時候不會被擊垮。

說到底,“天地不仁,以萬物爲刍狗”,以後什么樣誰說得清呢?

像那個南明永歷帝朱由榔, 在位 16 年,末期被清軍追得倉皇南逃入緬甸。40 歲就被吳三桂用弓弦勒死。

可他人生中卻有一抹亮色。永歷皇帝在逃往滇西的路上,後有追兵,山路難行,怎奈天色已晚,肚子餓得要命。終于,在騰冲碰到個好心人,夜里起來順手給他炒了一盤餌塊送上。永歷皇帝感覺美味異常, 大贊:“炒餌塊救了朕的大駕。”

什么帝王不是“玉盤珍羞直萬錢”的?這民間小食卻給朱由榔悲苦的人生帶去短暫的幸福。“大救駕”也讓他在歷史的卷簿中,留下美好歡樂的一筆。

李白說,“人生得意須盡歡”,那是酒醉的時刻。人不可能天天喝酒,卻要天天吃飯。不要輕易被功名利祿擾亂了心神, 不要被一則壞消息把心拉向地獄,不要對稀奇的世相太當眞。吃點兒、喝點兒,用第三只眼看看自己,想想宇宙之廣闊、太空之荒涼、恐龍滅絶時之慘烈,而我們可以聚在一起歡樂地你爭我斗,好不熱鬧。所以說,人生不得意,要大吃一頓轉變心情;人生很得意,更該大吃一頓擊掌相慶!走吧,人生得意須盡餐。

文: 堵力